

210626

續近世先哲叢談序

曩者越後人松村節卿著近世先哲叢談二卷。大行于世。頃復著續編二卷。介書林巖巖堂。謁序于余。余一閱拊掌曰。何其見之與余同也。余已著近世偉人傳十卷。傳其言行。與叢談名雖異。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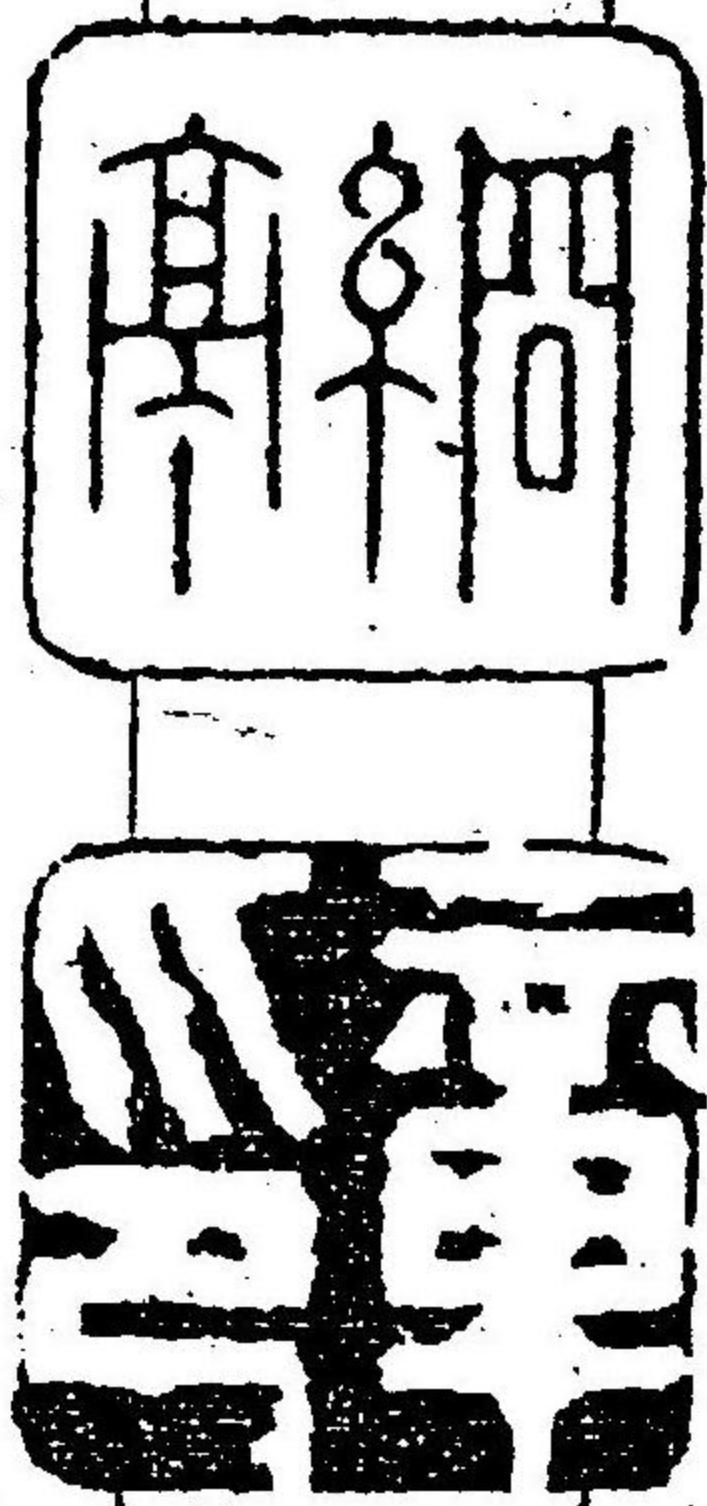
實相同。且余亦越後人也。可謂奇矣。但節卿專取於道德文章。舉儒學之士。嘉言善行。不過二十餘人耳。余則勿論於文武技藝。苟有偉蹟奇行者。盡傳之。自知其涉雜駁。然性多愛。不忍使其埋沒也。今節卿之專取於道德文章。其意最

善。可以諷世矣。夫儒學之士見用。則邪說暴行不興。泰平之化可致。昔者歐陽修論時弊曰。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大儒之所見。蓋如此。嗚乎。憂世道者。執節卿是編。及賤著偉人傳。讀之。則於守

文施治之術。修身處世之方。豈淺鮮乎哉。是為序。

時明治十五年壬午清明節。於青天白日樓中。

聚亭蒲生重章撰



青木東園正字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目次

上卷

皆川淇園

西依成齋

村瀨栲亭

立原東里

篠崎三島

蒲生靜修

辛島鹽井

大槻磐水 附磐里

桂川月池

箕作紫川

村田春海

小澤蘆庵

小野蘭山

林述齋

下卷

佐藤一齋

安積良齋

竹村悔齋

葛西因是

寺門靜軒

豐田天功

藤森弘庵

大槻磐溪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上

北越

松村操編述

○皆川愿字伯恭。號淇園。別號筠齋。稱文藏。京都人。

淇園生而穎異。四五歲能識字。其父試書杜甫秋興八首授之。不日成誦。由是課讀書。一過即記。弟成章亦夙慧。其父慨然有大志。欲令二子學大成。經史百家之書。凡可資聞見。長學識者。隨需給之。當

近世先哲叢書續編卷一
時者宿。可以得啓發之益者。今交通往來。成章聞則悟之。不待語畢。淇園則沈思久之。輒為疑問。年甫十五。與成章見韓客。倡和揚名。

淇園及長恒。謂不知字義。則文不可作。書不可解。自是潛思字書。而字書訓詁。往往假借。不得其真。乃類集古人用字之例。又取諸象形。求諸聲音。乃始悟名物之義。生於聲音。曰。名生於聲。聲生於物。物生於天地陰陽。四時之有常者。統乎道德。貫乎性情。發乎聲氣。著乎民言。故易說卦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凡聖人之道。辨名為要。名明則

物察。物察則文義正當矣。繫辭傳曰。夫易何為者也。開物成務。又曰。聞而當名。辨物正言。

淇園既知聲音本於易。以定音記象式之法。曰。以是聞名物之義。則雖精微之極。亦可以得通曉焉。字義既通。文理始晰。而後讀古人之書。則明白如揭。曰矣。於是潛心著述。或思義而不得。則終宵不寐。乃據開物之法。徵諸六經語孟左國等書。旁引曲証。以審釋孝悌忠信仁義道德諸名物。作名疇六篇。又推字義而晰文理。逐章句而繹篇次。原述作之本旨。作易詩書儀禮戴記春秋語孟繹解。遂以

立一家學。

淇園父得風痺。而好遊覽。淇園以輜難出入。告官造車乘之。令人輓而行。躬自護視。

弟子登門籍者。凡三千餘人。平日待人。視貴賤如一。一室之內。不迎不送。臺閣公卿及諸侯。執弟子禮者衆。平戶侯最敬重云。

淇園文化丁卯歿。年七十四。門人私謚曰弘道先生。平戶侯為製碑文。膳所侯書字。

子允。字君猷。號篁齋。承家學。事平戶侯。弟成章。字仲達。號北邊。又號層城。出繼富士谷氏。才氣絕人。廣涉經史。自以不及兄淇園。別治國史歌學。自成一家。游事柳河侯。

淇園匡坐一室。門生來受業。或與客語。未嘗移坐。人退則憑案讀書。是以奴婢掃其室。每無及其坐。一日伺其不在。除臯皮視之。厚席拗窳黧黑。因徹厚席。則牀已腐矣。其勤勉類此。

淇園嘗與清田僭叟會。其弟成章家。席上出百題。各作五言律。自午至子為限。淇園詩先成。僭叟次之。成章尚下筆不輟。二子謂成章之敏捷。今日何後吾輩也。既成。覽之。皆副以和歌。於是滿坐驚服。淇

園大悅。

權中納言藤原資愛公。序淇園文集云。先生以命世之才。潛心于經籍。蓋數十年。其於文章也。以解釋經典。闡述古義為務。無意於其他。與夫驚奇誇博。鬪巧競艷之徒。其所志天淵懸矣。而其應事從需。所作文。亦有數十百篇。以夫精學。駕其洪才。是以其文。援筆立成。內外一致。無復有假飾之弊焉。至其秀作妙詞。將匹古人者。固不為不多也。左京大夫藤原資善公。又序曰。先生自幼以明經為任。不欲以文名于世矣。然傳經不得不資於文。故嘗從

事于此久矣。著書等身。鬱蔚之文。可觀而知其美也。先生壯歲。名馳于海內。苟志操觚者。誰不抱景仰之懷邪。然文非容易可為。故人亦多迷其方。此集之出。學者由之。以知其表的之方。則先生之惠亦不大哉。

淇園嘗論作文。誨弟子曰。左氏者古也。不宜于今矣。東漢降也。不合於古矣。唯龍門之文。筆鋒縱橫。宜于今而合于古。真絕代之妙文。人苟取則于此。則其庶幾乎。故淇園之為文。平易和淡。務去陳腐。而其高古超越。不依于法。而有法者。蓋善學龍門者。

也。

淇園文集初編三卷梓行。赤松鴻及柚木太淳序之。嗣子允欲梓全集十二卷以傳于世。未果。東山圓光寺之僧道隱聞之。取所藏活字。刷數本以頌同志。

淇園幼時嗜金聖歎水滸傳。愛其評語奇拔。已長而尚讀之未倦。常謂曰。真是天下才子必讀書。

淇園少年時。以世盛尚明李王古文辭。故所為務模擬其体。及稍壯。心悟其非。而以為古文唯韓柳為近乎醇矣。次則歐蘇二家而已。遂校歐文集以上

梓。

淇園嘗論歐蘇二家優劣曰。歐辭多婉曲。旨尚雋永。而蘇乃辭氣宕逸。旨尚痛剝。此二家之異也。然要之。蘇天資俊邁。十倍於歐。想其平生英氣射人。才鋒穎銳。常自令人不得不厭伏。是以每一言出。人皆傳誦。海內宗之也。然朱晦菴嘗譏蘇文用字多疎漏。以余觀之。實有如朱言。且以其行文之法論之。其奏議書疏之類。條達明暢。無可議者。至如其餘辭體。倣古文者。其錯辭先後相承之間。以其神理之不屬者。強作綴緝者甚多。蓋雖讀慣古文。而

其解旨疎略之過也。此不唯蕪而歐亦不免有之。雖然蕪乃絕代之奇材。當時雖以王安石之好勝執拗。而亦稱其文材為人中龍。則世之一切學作文者。以蕪為準表。亦可以足矣。

淇園嘗欲振京師大阪江戶書畫。因勸平生所識諸書畫家。每歲春秋期日。各携其所為書畫。集會于東山。命曰新書畫展觀。自壬子至戊午。凡十四會。每會所集。或至三四百幅。乃所風靡。至有海外諸邦人亦寄其所為。以列之會中。亦可謂盛矣。

淇園嘗謂人曰。詩如其辭。能賦其即事。乃自是其當行之事耳。蓋以諷咏有餘韻。不盡為其極主也。又曰。古文只是古人之言語耳。精識字義。而以多讀古書。則古文之法。自在其中矣。後世所稱文法者。率多皮相之語。不足採也。

廣州林之過嵐山之下。拾得一石。其形宛似嵐山。淇園為題詩云。

嵐山拾得小嵐山。人似乘槎天上還。倘使地靈隨子往。烟花常繞几筵間。

○西依周行。字儀平。初名正固。字潭明。後改焉。號成齋。肥後玉名郡人。

成齋幼養於同郡前原氏。及長，姿度魁傑，齋力兼人。專治經業，夜讀徹曉，祁寒毒暑無有懈怠。義父文軒賦詩以與之曰：喜子咿唔和曉聲，双眸的皜伴燈檠。

成齋年二十一，東遊京都，旁求明師，聞若林強齋名，遂委質為弟子。強齋多其篤學，喜曰：吾道不孤，付託得人。成齋受業三年，反于肥後，無幾聞強齋講場，復東遊，留學三年而反。

成齋知冒他姓之非義，乞義父以復本姓，而事義父，供子職如故。

及義父沒，喪終，遂辭前原氏，西遊長崎，尋又如京都。是時強齋歿殆一紀，其姪小野鶴山居望楠書院，以承強齋之業。後鶴山出為小濱教官，於是成齋乃代領教授，時年四十二。

成齋教授京都，聞鄉里宗人喪產，即日謝生徒收家財以還，遂竭資賑救之。

二條藤公敬奉成齋，親執弟子禮。嘗語曰：古昔四姓各有學，今悉廢無有，蓋閣之學，索然掃地矣。寡人欲再興之，成齋喜曰：斯文有賴焉。使侄景翼代領教授，身寓於止親街，會藤公薨，事竟寢。

成齋去如攝之今津。為飯田宜祥教督邑中子弟。凡可十年。小野鶴山死。小濱侯因聘景翼為教官。於是成齋乃由今津反于望楠書院。時年七十。小濱侯景慕有年。數致手書存問無絕。稱曰老先生。成齋內負名節。絕意仕途。足不踐東土。侯及東觀。寄書勸觀富上山。成齋乃從東。閱歲而還。京師大火。家為焦土。成齋雅不治家產。僅構草屋而居焉。或曰。雨露沾濕。非老大可居者。成齋曰。先師神主在于此。予豈顧而之他哉。小濱侯乃賜金為修費。鷲尾飯田亦捐貲助之。以得作書院。

成齋年老。精力不衰。暑不脫袴。寒不近爐。教授不倦。講解經義。篤信師說。不敢取異言。待子弟嚴而不刻。和而有節。不輒論異同。不妄言可否。勇於力行。而不喜浮文。遇事剛簡果決。稟不可犯。不屑營為。治於所遇。然而於親戚朋友之事。盡心謀之。懇到周備。

成齋潔居。不畜妻妾。口不言貨利。嘗謂曰。娶妻為無後也。吾幸有從子。婚娶非吾所急也。又曰。士少負名節。一旦迫於飢寒。遂致營利之心。廉耻日消。私慾益長。吾大惡之。又曰。人之大慾在貨與色。吾能

克之

成齋享年九十六。無子。以徑景翼為後。景翼字翼夫。號墨山。住小

濱。成齋歿之明年死。年五十八。

成齋篤學謹行。年逾九十。教人不倦。幕府特賜金二十錠。以褒異焉。

成齋年老益壯。喜作字。豪爽自如。無衰頹氣。嘗居於小濱。古賀精里往訪之。成齋歡迎就坐。未及叙寒暄。指背後摺疊屏上自書唐詩曰。有一新話吾今年九十四。屢應請寫字。遂覺書法頗進。子以為如何。

古賀精里在西齋之門數年。學業大進。精里實高第弟子也。西齋又與柴野栗山。皆川淇園等。結交相歡。皆推西齋稱先輩。

○村瀨之熙。字君績。號栲亭。通稱嘉右衛門。京都人。

栲亭幼穎特。善詩。才思敏贍。是時江村秉年可十二。三聰慧超倫。一時稱才穎者。皆避其頭角。獨栲亭年紀相若。相得厚善。嘗作五言排律三十韻。押以三江。唱和至數四。人以駭異焉。

栲亭及長。從武梅龍受管子。處物精密。有幹蠱才。應

秋田侯徵赴其治所。侯待以賓師。而諮詢國政。栲亭乃稍為更張。紀綱頗熙。國老及衆士皆敬服焉。晚乞骸骨。歸老於京師。享年七十餘。

吳客江稼圃來寓長崎。求栲亭著藝苑日涉以還事。見于前編。

栲亭博學洽聞。以詩文稱。又善書畫。讀書有暇。則臨撫古法書。矻矻不倦。尤崇尚蕪東坡。若欲作書。則於前一日。命斷家事。慎起居。節飲食。整頓室內。料理筆硯。使其女若子。婦磨墨。常語人曰。磨墨非織。織女手則不可。翌日早起待旦而書。終日不少停。

手。向晚方畢。餘興偶到。則作蘭或竹而止。得者珍焉。

所著有藝苑日涉。栲亭文集等書。藝苑日涉。世尤稱其博雅。

子修。字士業。善詩工書。並有家風。早死。

栲亭年老。患小便閉。數日。氣息奄奄。親族皆憂之。或曰。先生向作便房。不避鬼門。所以致疾也。請改作之。栲亭不應。乃作詩以示曰。

空理已無門。可關不知何物住。其間何妨鬼子來相矚。吾有筆鋒劈大山。

田能村竹田嘗評栲亭畫曰。栲亭畫蘭竹。分枝布葉。自書法出。位置穩妥。風趣適逸。蓋宮筠圃後罕觀此筆矣。

山本北山與栲亭善。序其藝苑日涉曰。先生學以經綸為本色。嘗考盤在平安之日。不求聞達於諸侯。日日遊涉藝苑。通古今。極宇宙。旁善文。善詩。善書。盡善音律。優受人間之清樂。一旦委質仕秋田藩。卿大夫知其能舉用。與聞邦政。既而言聽道行。優得大丈夫之所大樂也。然猶尚不敢忽奪其清樂。餘間著藝苑日涉。是編也。辨物覈名。匡謬解疑。無所不有焉。議論正大。引証淵博。此可小知其為人之一端矣。云云。

栲亭嘗論稱謂曰。近世文士之杜撰。有可發一笑者。國郡邑里山川之名。欲擬漢名。而使人不能辨為何地。殊不知文章之巧拙。非關地名矣。如漢人所謂南兖州。東武城。北平原。南蘭陵。皆別雷同者也。播磨無東西之別。而稱為西播。如三越之人。通稱越國。蓋以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實為古越國也。然在今。封疆殊制。豈可通稱越國乎。清人指長崎為崎陽。在彼則為陽。我稱之陽可乎。紫陽。藝陽。

近世先哲叢書新編卷一
信陽甲陽之類尤無意義。至謂平安為雍州武藏為武昌伊豫為豫章琵琶湖為洞庭四日市為泗濱直謎語耳。京兆本漢地名雖取義於大眾與京師不同。故宋元以來無有稱京師為京兆者矣。近時某先生每稱京兆未知何故。又山城之與山背駿河之與珠流河美濃之與三野伯耆之與母來或波伯播磨之與鍼磨寧樂之與那羅或猶乙訓之與弟國之類國史皆互通然而國郡邑里之名具列邦國之籍者非有確據斷不可妄更。但山川之名不可入詩賦之料者準國史之例易以國讀

可通者宜無害已。張端義貴耳集曰左傳云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敗莒師于蚡泉。公羊曰。潰泉直泉也。善道當為善稱。吳人謂之伊緩。賁泉夷狄謂之失台。古人稱謂不苟如此。

指頭畫謂之手畫。又謂之筆畫。有池無名者。工此伎。嘗為人作之。伊藤介亭在座。嘗嗟久之曰。窮鄉僻邑乏筆之居處亦復可寶。無名聞之大慚。終身不為此伎。栲亭嘗聞此話深感其言之有味。常以告人云。

栲亭嘗著民間歲節。審記京都風俗與漢土相似者。引証該博。人人傳誦之。

栲亭憎世儒往往紛淆官名稱謂。嘗論曰。夫官制。人主所以統御寓內之具。豈可紛更乎。李王諸人。欲古其辭。每用古名。末學不辨可否。一切襲古。職原鈔各官下。附唐名者。所以考彼此制作之異同耳。然黃門亞槐之類。通用已久。職掌亦相當。於義雖無大害。唯施之詞賦則可。碑版記事之文。非所宜矣。每見近世諸家集。此弊頗夥。蓋錄倉氏以來。官非古職。職非古名。戰國苟且之制。猶未改者。往往

惡其字不雅馴。任意襲用漢名。此何道理。欲使後人知之乎。當直書今之名與事。欲使漢人知之乎。當直書我邦之名與事。文而無傳則已。如可傳。則宜傳其實已。

栲亭嘗著垂絲海棠詩集。蓋為詠櫻花者。發作例也。自序云。我國之有櫻也。猶之蜀之海棠乎。然在異邦則未聞焉。其稱櫻者。皆櫻桃。而非我所謂櫻也。或以為垂絲海棠。肖則肖矣。要之一種之名花。不必較能否。大抵隔千里。不同風雨。一草而鄉鄉異狀。一花而境境殊品。不特此而已。儻使唐宋已還

騷侶韻士之流一觀之。寧鉗其繡口。使桃李擅場。櫻亦不幸哉。今採其詠垂絲海棠者。備作例。蓋資之肖也。云云。

栲亭又著楓樹詩纂。例言云。櫻花之於春。紅葉之於秋。泳學海。越藝林者。孰不騁巧。紉思。予欲纂櫻花之詩。而無所稽諸漢土。故借垂絲海棠。以取例。賡之。欲以紅葉。亦無所稽諸漢土。故資楓樹以給材。云云。書中又有言云。我國稱紅葉樹者。似楓而非。楓大氏葉圓而分歧。其葉得霜。鮮麗無匹。燕脂蜀錦。未足取譬。蓋楓中一奇品。而實盡天工者也。今

操觚家。直以為楓。雖亦似無害。其實則是別種。

○立原萬。字伯時。通稱甚五郎。號東里。別號翠軒。水戶人。世仕本藩。

父豐。稱其藏。號蘭谿。仕本藩。為彰考館管庫。以畸人稱。東里為人卓犖。不羈。自為童子時。嶄然露頭角。不屑為章句之學。居江戶藩邸數年。學問大進。而補水戶彰考館生員。時田江南來客水戶。聚徒教授。東里從之游。先是水戶學者。率主宋學。至是江南首唱古學。而東里之徒左右之。闔藩之士靡然從風。於是風儒老生視東里之徒。稱為異學。以是

東里沈滯累年。而文公嚮學。知東里有非常才。擢以為總裁。而東里亦稍更其轍云。

東里幼時。有相者見之曰。此子英俊。必為人師。果如其言。

文公優待東里。眷注尤厚。東里感眷遇。時有獻替。公亦虛已納之。

文公時。東里累遷。至弓手隊長。食二百石。後致仕。蒞翠軒。移住于江戶藩邸。優游自適。海內之士。聞其名。求書請益者。日闐其門矣。

東里豪邁。有遠識。數陳國家大計。常見納用。嘗憂魯

西亞迫居北邊。自侯遣木村謙于蝦夷。覘其動靜。謙居蝦夷一年。具得其要領而還。

東里教人也。務要該博。不拘以矩度。各因其所長。而成育之。故英材之士。多出其門云。

為人短視。視尋丈之外。莫能辨物也。然至於讀書。雖

暮夜。能讀蠅頭細字。年踰七袞。四体健彊。精力不衰。灯下能書細字。蓋天稟之厚。常人之所不及也。

東里初以好古學。不為時論所容。沈滯殆二十年。肆力藝苑。館閣之書。莫不寓目。而至歷代法書墨帖。亦莫不搨摸。以是文章書法超越一時。雖俗儒拘

近世先哲叢書卷一
學始甚其才。而終不能蔽其能。東里之名。日益隆然而起。

元文以後日本史紀傳既已竣功。而志表未備。彰考館中諸子。雖各有所司。曠日彌久。卒無成功。東里及補館生。慨然有修志之志。是時編修國史者。率皆固陋無識。編修之業掃地。而東里以才學見忌。鞅鞅不得志。與書總裁論學術之同異云。

初正德中。日本史成。而檢閱考訂未遑脩志。享保初。肅公命修志表。於是諸學士修諸志。然率皆起草。猶未脫稿。非經刪潤。則不成完志。及東里為總裁。

以國史為己任。於是修志之議復興焉。既而東里欲速梓日本史。以為待志表畢成。恐失事機。乃建言。從前史臣。皆籍口修志。窮年沒世。卒無成功。義公經世之志。百年而未白於天下。甚可歎也。夫義公之志。專在紀傳。今宜精細校訂。速布諸人間。至如修志。則特其餘事耳。雖廢之可也。於是日本史上梓之議復興焉。然由是修志之議遂寢。

藩人某任度支。借大阪豪商金。以副國事。急東里言。文公曰。經濟之本。只在量入為出耳。借金副急。非所宜也。文公因使其致仕。然其弊未止也。至武公

時遂革正之云。

東里所著有數部。然稿本不存。唯東里遺稿一卷。刊行布于世。

東里少時家貧。不能買書。其父蘭溪謂曰。盛年不勉。追悔罔及。我當為汝手寫奇書。汝當專心讀書。東里由是得縱力讀書。蘭溪時為史館管庫。常憂史館學衰。庶校正大日本史者。竊謂東里曰。吾老矣。無能為也。汝繼吾志。敬畢義公之業焉。

或獲罪於義父而見逐。謂東里曰。我有何罪。罹禍如此。請聽先生之說。東里正襟荅曰。不自省己有罪。是其所以不見獲於義父也。其人乃服。

東里恒教弟子曰。博學無方。各從己所好。可以成其材。夫於經說也。古人註解備矣。今之人擇焉而取之。足矣。復何以立己說之為。

東里累遷史館總裁也。文公手書曰。總裁三人。一心勩力。以畢日本史校勘之功。由是大日本史校勘數年鳩功云。

文公使東里參預政事。東里乃慨然圖報效。文公嘗謂近臣曰。立原萬嘗言。寡人好從己者。今思之。切中吾之病矣。一日又曰。寡人舉萬為參政也。老臣

皆言抗直不撓。動輒為抵牾。恐害於政事。及萬來藩邸。與老臣談。老臣皆服其理。乃言。萬也可與謀矣。非好為異同者也。寡人嚮也憂之。今則心安矣。
○後崎應道。字安道。號三島。一號郁洲。大阪人。小竹父。

其先伊豫人。父某始遷家大坂。大起產。至三島。不憚勤勞。益殖其貨。而間輒讀書。好義輕財。屢折券。拯急云。

三島年四十。始改業。設講肆。致徒甚眾。素善書。能詩。多藏古帖。求書者眾矣。

三島嘗買舊宅於江戸塚上。收租曰。此可以白先人矣。

三島學多通。如天文卜筮音切之類。皆能討究。著有碧紗篋集。草彙。

三島為人濶達。處事明快。與人言。無所回避。數孤山嘗稱曰。安道豪爽善書。又善騎馬。不遜武人也。

三島享年七十七。無子。養二子。一曰某。在近郊為里正。田宅頗富。一曰彌。號小竹。別記。

三島嘗出貸一侯藩。屬歲歉。償不如約。又為吏乾沒而亡。侯欲捕治之。三島曰。金無還理。而廩人無為

也。即折券。

三島見入門者。唯授修德二字。無他語。

世傳三島詩希矣。今錄載於熙朝詩薈者三首。

離筵長歌夕。匹馬向風鳴。三越雪全盡。重溟波始平。羈身無善計。違世有交情。聽汝蒯緱引。蕭蕭起羽聲。送人

天江西盡水連天。滄海帆檣落日懸。高閣他時窮目去。故人行在白雲邊。留別諸子

雲山萬疊遠相思。菡萏華宮碧海湄。鉢嶺秋寒行客少。鷺洲春暖去帆遲。風烟無盡三千界。鐘

磬長傳二六時。黃嶽西垂多勝事。畫圖重向月

明披。寄題三原妙正寺

三島與賴春水杏坪友厚。杏坪嘗過浪華。訪三島席

上口占詩云。江雲釀雨滿華城。行客停輿問舊盟。

追憶曾遊都似夢。相逢今日不堪情。窓前樹石多

知面。門外橋梁半記名。故社卅年零落盡。殘星一

點照人明。三島多謝之。

○蒲生君臧。名秀實。一名夷吾。字君平。號靜修。

下野人。

本福田氏之子。自復氏蒲生。蒲生近江望族也。系出

自藤原朝臣秀鄉。至會津參議氏鄉而大顯。先世
屢遷徙野與之間。其宗為有土君者。亡嗣絕祀。君
臧蓋其庶裔云。

君臧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慨然有經濟之志。
及壯好遊。足跡殆遍天下之半。然未嘗登仕路。故
雖身在都會乎。常有山林樸茂之氣。

君臧平生所持論。未嘗少自貶以求售。恒謂其友曰。
吾以編戶餘夫。不能治生商賈。又不肯仕官為吏。
以干升斗祿。讀書作文。亦不能與曲學阿世之徒
為伍。朝齋暮鹽。坐取困窮。子亦知其所以然乎。吾

少時嘗在家讀書。祖母語我曰。昔蒲生氏之自會
津徙封宇都宮也。其庶孽有帶刀某者。食祿三千
石。納邑豪福田氏女為妾。有身。適會蒲生氏再封
會津。帶刀亦隨而徙焉。時留其妾於父家。既而生
男。妾父母愛之。不忍其遠別。佯告以女子。因鞠于
其家。冒母姓。遂為編戶之民。是於汝高祖之父也。
汝讀書者。善記之。吾於是發憤立志。講究古學。欲
修曠世之墜典。以報國恩之万一。庶幾乎其不忝
先祖矣。吾生也晚。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大織淡海
二公之相業。非所企及。雖然在其位者。行其道。不

在其位者。行其言。稽古徵今。通達國體。王政之要。在納民於軌物。俾在上之人。明祀典。以教孝敬。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助祭。則天祖之所以照臨六合者。萬世無墜矣。富諸侯。以奮武備。安百姓。以固邦基。是吾願也。昇平二百年。不值天慶天正之亂。秀鄉氏鄉兩朝臣之將略。無復所施。雖然。安不恣危。古之善教。天下雖安。所可虞者。夷狄盜賊。正名分。以定民志。禁左道。以塞亂源。使吾說獲行。則遠宴安之鳩毒。驅戎狄之豺狼。不啻致一時摧陷廓清之功。俾斯民永無被髮左衽之患矣。斯吾志也。志

願如此。悠悠之徒。曷足共談哉。

魯人某擾邊。君臧時在江戶。聞之憂慮。乃著不血繹五篇。詣閣老門下獻之。

君臧嘗聞古先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脩記。躬自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平生精力半在此書。書成獻之京都及關東用事者。關東有司嫌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名諱之。君臧乃引律文。誦故事以對。於是君臧慷慨自奮。欲為天下言世人之所難言者。雖由是獲禍。而不顧也。殆將罹不測之罪。時或有知君臧之為人者。

憫而救之。因獲免云。

君臧素剛腸。不能俯仰當世。以取容。乃澆以酒。時或劇飲大醉。頽然自放。而憂國之念未嘗頃刻忘也。君臧間居講學。以懲忿窒欲。不敢與世抗。乃歸其所居之庵。曰脩靜。以自警。謂脩身在此。而成名亦在此。

教授之暇。專力著述。初著革弊賦役等諸論。號曰今書。以規當世得失。至是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併與山陵為九志。未及悉成而沒。

君臧之沒也。其親族及交遊尤親且舊者相聚而哭之。曰斯人也。作山陵志者。其於喪祭之禮。最致意焉。其可不盡心乎。乃葬之江戶北郊谷中臨江寺水戶藤田一正撰墓表。

君臧嘗謂曰。仲尼稱吾志在春秋。春秋經世之志。道名分。周公之遺法存焉。故為政正名。夫子所先。戎狄是膺。周公之訓。今世俗儒以文亂名。俗吏因權亂法。亂法者罪止其身。亂名者其言載簡冊。而流毒於後世。夫神州天地之正氣也。陰陽所和。寔為中國。中和見乎穀。而甘美豐饒。文教所及其養。以給精英。發乎鉄。而堅剛銳利。武威所加。其功以成。

限以天地。莫有外冠之患。開闢以來。天祖之胤。世傳統。君臣上下之分。嚴乎無紊。宇宙之間。孰能及我神州者。故日出處天子。日沒處天子。雖交大國。不肯苟讓者。惜夫名也。今俗儒不知名分。動虧國體。苟眩乎小大之勢。而不顧其名。則愛新覺羅氏之正朔。亦可稟而奉之也。可乎哉。其重名分。率如斯。

明治維新之後。朝廷追嘉其忠誠。旌表門閭。又賜祭資料。尋錄子孫賜俸。世人以為榮。

君臧於詩。固緒餘耳。然屋烏之愛。不能自己。聊錄數

首。

廟古悲風對落暉。白楊蕭索葉初飛。山川顧望先封地。淚下關東一布衣。詩會津參議公廟

丈夫三十尚無名。學劍中休射半成。器量總非万人敵。不知終是一書生。偶成

竟作孤囚是亦時。羨君方以謙言知。如今不必皆巾幗。八萬人中有一兒。贈人

自古誰無死。唯存俊傑名。一杯今日興。千歲識風聲。漫吟

君臧之。歷視陵地。雖在遐陬窮島僻遠之地者。必往

覈其實而後止。百舍重繭。至脛無毛。不以為困。常謂其友曰。子聞八平之事乎。自佛法入神州。帝王之尊。亦以火葬為例。八平居在平安。以鬻魚為業。當正保帝之時。帝常崇儒術。及其崩。八平恐大喪從舊例也。奔告公卿。以火葬必非先帝之意。而朝廷取其言。嗟夫。渠特一賣魚夫耳。尚能賴其力。使帝靈安於九原。豈非至誠所致哉。子雖鄙駑。所願者至誠耳。

君臧將死前三日。自為文以尚志。尚稱天地之正氣。且有三寶之說。曰。以此為吾墓表足矣。

○辛島憲一名知雄。字伯彝。號鹽井。熊本藩人。鹽井幼聰悟。稍長入學。精苦無比。無幾擢藩學訓導。時父青溪尚強駛。為訓導。於是父子同僚。藩人艷稱。

鹽井來江戶藩邸。伴讀世子。進物頭班。幕府命說經于昌平學。賞賜白金十銖。藩臣膺此選者。不過三兩輩。人以為榮。

文化甲子。遷助教。世子立。是為諦觀公。鹽井進言。尚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人君不可弗講。公納其言。因進講尚書。開陳大誼。公嘗歎時乏人才。鹽

近世先哲叢書詩經續卷一
井答以人才必本於人君躬行之化。公稱善。尋陞教授。增祿。并前三百石。後以病致事。

諦觀公老。嗣侯入承統也。素重鹽井。又知雖老精力未憊。故命落致仕。再任教授。增俸至五百石。時侯勵精嚮學。鹽井數進講。從侯而東。老侯諭曰。今君進學。實賴卿輔導之力。無幾班進騎隊將領列。正且拜賀獻刀馬。

鹽井歷事五世。屢蒙榮擢。鹽井亦深思報效。苟有所見。極言方已。屢勸侯政尚寬宏。又謂人君之學。當施諸用。奚倣諸生數墨尋行。嘗詳議選人材。鼓士氣等數事。以進。侯嘉納。

鹽井值艱厄。未嘗憂戚。曰。窮達命也。吾奚預焉。吾盡在我者耳。

鹽井事親極其色養。平素立論平恕。獨深疾夫實學自任。而好訐人之短。劇論自快者。惟好省約。至於賄匱無所惜。居恒恂恂靜退。當義則勇往不顧。

鹽井夙確信程朱。而又博涉史乘。稗說。好作詩。風骨老蒼。晚歲名聲籍甚。來受業者多矣。還方之上。遇熊本人。必首問。辛島先生無恙否。

佐賀侯有賢稱。於聞鹽井名。嘗過熊本藩邸。特請死

見賜款語。

著有讀周官。經說。學政或問。公退觀省等書。

鹽井有二子。長子喜襲祿。亦以文學著。

鹽井居江都。邸中隣舍遺火。黑烟滿室。奴僕蒼黃。欲搬遷器什。鹽井夷然曰。白日無風。不必延蔓。若風烈火熾。則公居危矣。奚暇顧家。徐起更衣。入問候起居。

鹽井又善詩。今錄四首。

秋菊有黃華。佳色映東籬。采采已盈把。持之欲贈誰。陶潛竟長往。屈平難再期。不如拾其英。泛

來舉酒卮。悠然此中趣。何有傍人知。賦得采菊

夢中聽春雨。芳草正萋萋。但恐門前客。今朝踏

作泥。春雨

紛紛飛雪洒皮冠。草盡平原風色寒。射殺南山
双白額。當場意氣向人看。觀狩

仙禽何處去。碧海杳難尋。明月三清夢。秋風萬
里心。蓬壺孤翼遠。珠樹故巢深。彷彿相思夜。長
鳴入素琴。失鶴

○大槻茂實。字子煥。稱玄澤。號磐水。陸奧人。仕
仙臺藩。

平姓其先出於高望王。子孫世居下總國。至葛西三郎清重。徙陸奥國。支裔泰常住磐井郡。是為大槻氏之祖。至七世茂菴。稱玄梁。業醫。仕一關侯。磐水乃其長子也。

磐水幼有異稟。不妄交凡兒。伯父清慶奇之。曰此兒必興家。年甫十三。師事建部清庵。攻醫方。

聞杉田玄白唱和蘭醫術於江戶。請清庵而往學焉。又游長崎。益窮蘭學。初玄白專於醫治。未遑盡善。誘之方。于時中津藩郎有前野良澤。亦以蘭學鳴。磐水往懇請教。良澤感其篤志。為開示奧妙。磐水

精蘭學。實助于此。

宗國仙臺侯聞其名。擢為待醫。尋幕府命翻譯蘭書。賜銀二十兩。嗣後歲以為常。

文化九年。侯命進班番頭次席。增俸祿為三百石。文政六年。幕府獎磐水譯蘭書之勞。賜月俸五人口。優之。

其歸磐水。嘗家陸奥國磐井川上。故以為號焉。

磐水天資慈謹。剛腸惡惡。不妄語笑。然交之久。莫不誠服。遇婢僕。恩威兼浹。咸感而仰之。訓迪子弟。循循靡倦。不輕諾。諾必有以副其願。又不妄有興造。

果興造焉。雖至畢生之久。不成不止。

性寡欲。被服儉素。晚歲班秩双進。而彌靜退。奉身之物。不異初年。常慷慨憂國事。上陳至計。而慎密不言。故其詳茂聞。

磐水力學砒砒。著書富贍。凡三百餘卷。就中。蘭學階梯極有裨於初學。環海異聞上於官。重訂解體新書閱三十歲而就。平生心力尤罄乎斯一書云。左錄其書目。蘭學階梯二卷。重訂解體新書十四卷。瘍醫新書三十卷。刊行十卷官能真言一卷。蘭畷摘芳四十卷。刊行三卷六物新志三卷。蕙錄三卷。蘭學佩觿

一卷。蘭說辨惑一卷。磐水夜話二卷。磐水遺稿一卷。環海異聞十五卷。北邊探事同補遺五卷。婆心秘稿附捕影問答三卷。金城秘韞二卷。蘭說辨正一卷。麻疹啓迪四卷。痘麻病由集說同起因考一卷。磐水漫草二卷。夢遊金華山記二卷。芝蘭堂雜抄五卷。解悶雜記一卷。厚生新編若干卷。海外異聞若干卷。遠西新話若干卷。奇奇四大若干卷。西客對話若干卷。駱駝考若干卷。晚港漫錄若干卷。以上七部。卷數未定。據長子磐里所撰先考行實。其著書刊行布于世者。十五部。四十五卷。屬草稿

者。一百二十一部。一百九十八卷。而續環海異聞。續海外異聞。英船雜誌。此槎集錄。北地抄錄。婆心秘稿。磐水雜抄七部。六十四卷。係磐里之所纂輯。編次云。

文政十年春初。宿疾寒疝大動。又加傷食。遂以三月晦歿。壽七十一。葬于城南高輪東禪寺。

磐水娶齋氏。生長男茂楨而歿。繼娶市瀨氏。生次子清崇及一女。亦先沒。茂賴克紹家學。清崇乃磐溪是也。

二子磐里磐溪相謀。欲刊磐水徽猷。以垂不朽。別立遺德碣於葛西。葛西蓋遠祖昨土之域也。古賀侗菴撰文。其銘曰。五十年來。蘭學肇闢。溯古導今。君誕有績。理於其奧。洞術之極。還魄回春。靈燄炬赫。傍綜經藝。優入儒域。著述等身。表茲獨得。從學如雲。才俊接跡。葛西之原。有歸貞石。勒厥梗概。永昭楷式。

磐水遺稿一卷。磐里所手定。乃書其後云。古今豪傑之士。未有不廣涉物。而多著書者。蓋以其識量寬弘。而憂慮深遠也。是以生則身榮。死則譽長。先考磐水先生。幼學軒岐之術。長從事泰西之學。平素

砣砣。手不釋卷。著述殆乎等身。先考為人敦篤沈
重。好窮理實測。而不喜空詩浮文。然天資風流。春
花秋月。乘興觸感。吟咏性情者。又若于首。雖無花
團錦簇。以娛人目。而韻度之超逸。襟懷之洒落。亦
可想見也。云云。今抄其六首附左。

春宵秋夕武江天。幾度傾杯醉月前。追憶往時
時屈指。辭家三十又三年。對月有感

漫言明日霽難期。對影獨慚疇昔詞。名也不空
今夜月。三千里外照無涯。中秋

泰西興學幾回春。喜見東風鈞命新。賴遇聖明

文運會同盟長此。答芳辰。

文化八年辛未十一月十八日即泰西一千八百一十二年新元會也。余今夏奉西書翻譯之命。幕府譯西書。是為嚆矢。

老去年年怯別離。此行畫錦獨何悲。自今期汝

趨庭後。來賀七旬初度時。

送吉見生

頑翁不是風騷徒。醉後興來漫操觚。絕句縱然
誤聲律。述懷自足助歡娛。自遣

六十餘年老健身。抱病一日若三春。蹉跎宿昔

千秋業。只恐病來空委塵。病中漫成

磐水夕膺泰斗之望。嚴事成。名者夥。如宇田川玄真、
山村昌永、海上隨鷗、小石元俊、橋本宗吉、佐佐木

中澤尤其彰灼者也。

磐水六十七歲時。堀田侯正衡君自畫磐水肖像賜之。其父君故參政正敷君。副以讚詞。正敷君自仙臺。出繼堀田氏。以故與磐水交誼甚篤。磐水所以成大業者。侯之裨助蓋不少云。其讚詞末附以和歌云。師水島乃倭迹。波有良奴爾能花國能香佐幣也。世迹爾保不良舞。

磐溪嘗曰。皇國洋學一派。發源於白石先生。濫觴於青木先生。而瀰漫溥蓄於蘭化前野先生焉。然未有成書流傳于世也。自先人學杉田先生始著蘭

學階梯一書。然後蠻行之文。鳩舌之言。學者稍稍得誦而解之。不翅冶長通鳥語。葛盧辨牛鳴也。爾來百有餘年。其學日就月將。以迄今日。昭明轟震。橫行天下。而獨不知其鑿混沌。通亡竅。良工苦心可乎。

磐水每歲以南至後十二日。設宴招客。名曰新元會。蓋從大陽曆祝其元旦也。此會也實以西曆一千七百九十四年為始。距今八十有餘年。磐水之見。早已若洞察今日世界。真可欽仰也。寬政六年所寫新元會宴圖。今尚存于大槻氏。杉田玄白題圖。

上云。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鄰。玄隨又題云。飛耳何偏聽。衆善公擇五大洲。長日強聳爭。全象並觀四元行。磐水嘗有會引。今錄全文於左。云。惟寬收甲寅十一月癸丑。日南至。越若來閏月甲子。會群賢于芝蘭堂。尋西學翻譯之盟也。何為用是日。乃泰西洋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正月上日也。何用其上日。今讀其書。肆其業。而於其穀旦者。所以祝斯業之大成也。夫物之有偏長。雖聖人有不及焉。故仲尼問禮於老聃。學樂于師襄。豈直人也哉。管仲師焉。隰朋師蟻。苟道之所存。誰非吾師。

抑吾醫之道。炎黃以降。聖賢間出。草討脩潤。蓋無復餘蘊矣。雖然。貌哉遠古。吾奚以能論其世也哉。其載諸簡。蓋在蒼姬之末乎。時則終始五德施亂。我道古者稱萬物。今也五其數。率強傳會。動見其間。淄澠合流。薰蕕同器。論包宇宙。失在肩膊。豈可盡信其書哉。自此厥後。非無後傑之士。多禁其方。後生莫述。獨有長沙氏。立言而不朽。然唯舉其綱。未張其目。尋及近世。載籍極博。亦唯繁而寡用。語而不詳。非失之鹵莽。則弊於濛空。嘻。亦何足徵焉。始吾思之。忘寢忘食。幸遇先覺之創業。其為術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施諸行事。而親切著明矣。豈其空言淫辭之所比哉。夫西方之人。其性機巧。上自天文曆數。下至凡百技藝。精工績密。幾奪天工。唐都落下。箝口千古。魯般工倕。擺指九原。日月所照。孰出其右。豈風土之所使然。抑何其妙也。則獨於我醫。而奚疑之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吾與諸君。雖欲不師之。將焉得不師哉。自此以往。無怠無荒。解其孚甲。成其華實。孜孜進而無已者。其從今日始。

岩松惠山祝磐水六十壽序。載在予解体新書卷尾。

文中有言云。前三四十年。諸先輩始肇蘭學於東方者數人。而先生才俊量宏。夙懷竒偉之心。受業杉田先生。昔杉田先生之譯行解体新書也。天下醫林。始視和蘭之精密于內景。愕然刮目。覺然動心。抑蘭書之鏤行于我邦者。是其嚆矢也。先生續著蘭學階梯一書。以其易曉易入也。有志者靡然而興矣。今之修蘭學者。其始孰弗梯此書以躋焉乎。先生素以紹杉田先生之緒。為終身之志。故重訂解体新書。續譯瘍醫新書。其編極博。其旨極密。其他譯書若干。嗚乎先生。勉焉不怠。于今三十有

餘年。上以擴充播揚先覺草創之志。中以似續潤色杉田先生之業。下以教導脛育後學之徒。而後其學術俱大行。云云。

附記

大槻玄幹。名茂楨。字子節。號磐里。磐水長子也。天明七年。磐水移家于江戶。時三歲。及長。能講習家學。年十八。遊學長崎。從中野柳圃。受和蘭語格句法。柳圃隱居。不輒交通。是以世少知之者。磐水因勸譯員某等。共從游柳圃。自是世始得說和蘭文法矣。留學三年。而反于江戶。後屢遊歷四方。文化

九年。有蕃書和解之命。父子共奉仕于天文臺。時年二十八。十三年。以多年講究之力。著蘭學凡說。其詞品語法。以補蘭學階梯之缺矣。是為和蘭文法書之始。別有西韻發微。西韻符等著。又就瘍科新書之中。增譯要術。知新外科收功。偃倭新編等。磐水歿後。繼其業。而名聲大起。天保八年十二月歿。年五十三。

○桂川國瑞。字公鑑。號月池。稱甫真。江戶人。仕德川氏。

曾祖日賢。祖日新。父日訓。皆以外科侍醫。仕德川氏。

本氏森島。為大和蟹幡村人。日賢受外科方於松浦藩醫嵐山。松浦侯令嵐山從在長崎。蘭人學外科方。日賢從之。嵐山愛日賢之神穎。曰。傳吾道之流。其汝乎。遂命氏桂川。蓋以桂川上流。經山城嵐山而下也。日賢後應辟幕府。為待醫。

自日賢四世。傳至月池。其術稱大成。學者益多。始為待醫。進階至法眼。中在寄合之列。後再為待醫。名聲鬱然動都下。

月池修蘭學。以外科醫術為原。其委及藥物本草及地誌歷史。又能洋方書畫。頗盡其妙。蘭人亦稱以為名手。故當時海內。言蘭學者。皆莫不以月池為宗師矣。

寬政年間。魯西亞國護送我漂民。幸太夫磯吉至。二人留魯西亞國十二年。能通其言語。又諳其風俗。將軍命觀之於吹揚苑內。幸太夫曰。魯國頗知日本風俗。且知桂川先生者。是日月池陪侍左右。一侍臣指月池曰。此乃桂川先生也。將軍嘆賞焉。當時外交未開。蓋因蘭人傳其名也。

月池性喜吹彈。於古玉銅器書畫。尤其所嗜。每逢新來西書難獲之物。必傾橐置之。

月池退食無事。必坐書齋中。焚香讀書。弄笙吹笛。彈琴理箏。居然有神仙之風矣。

為人溫柔恭讓。無驕貴色。娓娓煦煦。無粗莽語。將相大人。以至閭巷小人。兒女厮役。一接其風采者。莫不心服。容貌快麗。神采煥發。其坐稠人中。望之軒軒如野鶴在雞群。蓋當時方伎中。未嘗見如是之人士。大夫中亦未嘗見如此之人云。

所著有北槎聞畧等數種。嘗奉命編次漂民幸太夫之事。既上。家不留藁。地球全圖地球圖已上刻海上備要方和蘭藥選皆在遺篋。

月池與前野蘭化。杉田玄伯等結交。諸子實吾國洋學之首唱者也。其譯述解體新書也。月池與有力云。

文化六年以病没于家。享齡五十六。葬於芝二本榎上待寺。

月池無子。養官醫多傾氏子國寶為子。以配其妹。國寶生三子。長曰國寧。次曰源次郎。季曰頰三郎。

○箕作虔儒。字庠西。稱阮甫。號紫川。仕德川氏。其先出於近江佐佐木氏。遠祖某居湖東箕作邑。因氏焉。五世祖泰秀。慶長中。避亂隱讚岐小豆嶋。其

二子義林泰連航海來山陽。依外家三木氏。墾闢新田於大谷村。迎父共居。從此世為其作人。義林生貞辨。貞辨生政辨。政辨出繼松岡氏。因養備前萬波氏子貞隆。配以其女。貞隆生貞固。始以醫仕津山侯。稱丈菴。乃紫川父也。

紫川幼喪怙。養於母氏。性穎敏。日務讀書。加以母氏嚴訓。勉勵苦刻。過絕群兒。及長游京都。就諸家研究醫書。儕輩莫能抗者。

文政壬午本藩擢為侍醫。後從公駕。祇役江戶。當此時。宇田川榛齋盛唱西洋醫學。紫川往聞其說。大

奇之。遂幡然改轍。專志洋醫。以期大成。不數年。業大進。於是移家住江戶。

天保己亥幕府命補司天臺譯員。賜銀二十錠。後加俸五二。

嘉永庚戌本藩進班使番格。紫川以多病辭職。不允。安政癸丑魯西亞國使來長崎。幕府遣筒井川路往接之。紫川奉命從行。其明年再來下田。以定條約。紫川皆與其議。官賜銀賞之。

安政乙卯委家於義子秋坪而老焉。退居於湯島管神祠畔。辭司天臺譯官。官優賞賜銀允之。

同九月紫川以洋學通明之故。進謁德川溫恭公。丙辰始建洋書調所。舉紫川為教授職。給俸三十口金二十圓。

文久壬戌幕府遂辟紫川列幕籍。班在儒者次。以洋學為幕府臣。實以紫川為嚆矢。

癸亥春罹病。荏苒不起。以六月十七日終於家。年六十五。葬于白山淨土寺。

紫川易箒之前日。自題肖像曰。學術東西究古今。歷朝治亂儘鈞深。弱冠勵志無成業。孤負六十餘歲心。遂遺誠兒孫曰。吾死唯建一小石。誌生卒年月。

足矣。何以虛飾諛墓之文為。

紫川無男。養門人佐佐木省吾為子。以女配之。省吾早沒。以友人菊地氏子秋坪繼之。及紫川入幕籍。省吾遺孤貞一郎。以嫡孫承後云。配大村氏。生三女。長適安藝吳黄石。次配秋坪。季配省吾。

紫川為人端正剛直。持身極嚴。其逢浮華輕薄之人。面折無所諱。然至老人婦女。溫然欵接。人亦以此莫怨紫川焉。

紫川常雖惜寸陰於銘繫。暇則弄花玩月。吟詠自樂。常戒子弟曰。凡為學者。勿要速成。唯念念不離學。

則所得竟多矣。

中年究洋醫之書。所著有外科必讀、產科簡明、泰西名醫彙講、知生鏡原等。晚年最潛心於地誌、歷史。乃有泰西春秋、泰西大事策、泰西史影、西史外傳、八紘通誌、八紘勝覽等。其奉官命譯述者。則海上砲術全書、日本風俗備考、日本記等。總計一百六十卷。翻譯之盛。蓋所不聞也。

大槻磐溪與紫川交三十餘年矣。乃作墓表。且係以辭曰。洋學之興百餘年。前有蘭化。後杉田。吾翁新著階梯傳。昌永增訂。采覽編。誰譯西史。繼前賢。中

興人推箕紫川。歷朝治亂。費貫穿。亞細歐巴米利。堅使人坐窺八紘天。不用更駕火輪船。俛仰今昔。淚潸然。歎息時。運日變遷。欲舉一杯。酌九泉。宿草没人骨。已仙。莫將腐臭。枉棄捐。同心之言。自有緣。

○村田春海。姓平。號織錦齋。又號琴後翁。江戶人。

春海生於賈人家。曾祖忠之好佛學。祖忠享信儒學。父春道崇國學。善和歌。春海與兄春鄉同從加茂真淵學。我邦古言之義。又善和歌。春鄉嘗念富如浮雲。豈足以自恃哉。不若避市井。而就間曠以樂。

我道也。於是使弟春海督家。遂別居。以國學為業。春海代兄督家。淡於財利。而學成名聲大起。從學者衆。白河戾月賜五口俸。以為門客。

春海又潛心於漢籍。好作詩文。初師事服部仲英。仲英死之後。從鷗士寧。如京都。就皆川淇園學。博學淹通。學通和漢。其作國文也。取法於漢土之文。別開一派。國學者推為不可及焉。

妙法院法親王來江戶也。召見春海。徵其和歌。賜板文庫硯筥。春海乃著仙語記一卷。詳記其事。

葛因是嘗讀春海琴後集。曰。先生之文。卓異雋傑。自

有唐宋八家之風矣。

○小澤玄中。號蘆菴。一號觀荷堂。尾張人。

蘆菴原竹腰家臣也。幼住大阪。及長。徙京都。仕某公。年三十五。辭仕。迎母於尾張。筆耕為活。以養之。後以歌學為業。與上田秋成。伴蒿蹊友善。又善劍伎。所謂念流者矣。

蘆菴家素不富矣。以五金買筆。彈之。有奇音。中島道咸來賞之。曰。奇器也。蘆菴曰。子實以為奇器。則請以贈之。以子之妙手。而不畜一名筆。予平日深所憾也。道咸固辭。不可。乃拜謝。抱筆以去。

蘆菴為人方正端嚴。嫉邪殊甚。人有過。則面責之。毫不寬假。一夜盜入室。蘆菴執長刀擊之。盜怯而逃。蒲生君平欲作山陵志。遊於畿甸。見蘆菴語之。蘆菴悅曰。老夫非無其志。子以敵廬為主。可以搜索山陵矣。

蘆菴京師之災。家為焦土。寓於太秦地藏堂。貴紳某聞其善和歌。屢遣使召之。固辭不應。貴紳歎曰。彼年老。隱居樂道。我欲屈致之。非禮也。乃命駕往見之。蘆菴亦感其禮遇。翌日往拜之。自是出入其門。豪商某一族皆入門問業。蘆菴疾病。其黨無來問焉。

者。蘆菴疾愈。深怒曰。彼豪富也。聞師之病。則親來問焉。且使奴婢一二人視病可也。然如此疎薄。可謂無人心矣。乃贈書絕交。其尾附和歌曰。比登乃與能登美波久佐婆迹億久都由乃加是遠麻都麻乃比加里奈利計里。其謝罪不可。

○小野職博。字以文。號蘭山。別號朽菟子。京都人。

本佐伯氏。父職茂。叙從四位下。任主殿大允兼伊勢守。有二子。長職秀。襲職。季乃蘭山也。

蘭山自少喜讀書。從松岡恕菴受本草學。年二十五。

絕意仕途。下惟講業。採藥之外。足不出戶。戌而寢。丑而起。隨讀隨抄。數十年猶一日。

蘭山單身獨處。束脩所入。衣食所費。一委諸老奴婢。不復問焉。年老志愈篤。學成名顯。治本草者。遠近。庸至。爭受業門下。

其說本草。徵引群籍。參証互明。品物之形狀。地道之良楛。諄諄叮囑。傾倒無遺。其辨物出於幽岨。來自殊方。恠異珍竒。罕覲希有之品。一日卽指其名。言其所產。聞者莫不歎服焉。

蘭山為人恬冲坦靜。語言低小。性最強記。耳目所過。終身不忘。接人無賢愚。容色必恭。教弟子。衍衍無倦也。

蘭山年七十一。徵來江戶。為幕府醫官。先是見徵也。京都奉行使。使刻將命日。及期。蘭山忘之。夙與門生出採藥。因寢。徵命可一年。至是更有命云。

蘭山來江戶。賜月俸及宅。命講本草。教授醫官子弟。屢採藥於諸國。自庚申春。至丙寅夏。窮採山東八國。及甲駿濃信勢紀等國。率五旬。或十旬。乃歸。歸則疏其所採之品目。編為一書。而上進。蘭山始寄隱閭巷也。訪搜所及。未廣也。至是得縱意究搜。雖

年已老。猶徒步崑崙之間。欣然忘勞。其苦思力學。如壯時矣。

書室之內。典籍羅列。癖藥奇品。囊盛笥儲。碎玉怪石。草頭之花實。根荻羽毛鱗介蟲豸之屬。或盆栽排于架。或乾腊挂于壁。或貌而圖之。為卷為冊。為摺片。如古書畫古器玩。洋船諸物。旁午狼籍乎席上。蘭山僅容身於其間。兀坐披卷。時或獨酌。微醺賦詩吹笛。怡然自娛。幕府督醫學事。丹波元簡一見。稱曰。殆如神仙中人矣。

孫子德嘗與門人筆記本草綱目啓蒙四十八卷。就

正於蘭山以上梓。寔蘭山畢生之心力所寓云。

蘭山著廣參說一編。凡二千餘言。及將死之際。不能自執筆。使子德改竄數字而逝。年八十二。

蘭山生一男子。名有義。仕幕府。乃生子德。子德承家學。

丹波元簡序本草啓蒙云。啓蒙之書者。疑者決之。謬者匡之。審辨細釋。鴻纖無遺。抑謂我邦本草之學。至于此。集大成歟。洵醫家必用之偉寶也。則老師國手。必不得不藉檢查于此書也。啓蒙云乎哉。格物多識。夫子嘗稱之。先賢曰。一物不知。君子恥之。

則學士大夫必不得不架藏此書也。本草云乎哉。余因窺翁為人。沈靜古朴。澹然於世味。性最強記。凡人持草木諸物而問之。莫不衝口而答。答必舉數名。引數証以告焉。嗚呼。殊方絕域。山巔水涯之品。其區而別。何有所限。而其應答能如是。則不知翁之胸中儲蓄幾千萬種也。云云。

二德就本草啓蒙。分類品物。名曰本草啓蒙名疏。以伊呂波歌為微跡。以便于搜索。而正假名用法于屋代弘賢。以上梓。

○林衡。字叔統。一字公鑑。號述齋。別蕉軒。又天瀑。幼字熊藏。稱大學頭。晚改大內記。

親生父為岩村城主。大給支族。能登守乘。蓋第三子。伯兄乘國。仲兄乘遠。皆殤。述齋宜承嗣。而幼善病。因養福知山侯第二子乘保為嗣。述齋則在家。至十餘歲。強健。性好文。成童讀書等身。父為招時儒。大鹽鰲渚。服部仲山教督。迨十八九。和漢古今之籍。靡不通曉。詞藻亦纒然可觀。既而鰲渚仲山相尋物故。自後獨學無師。

佐藤一齋。少述齋四歲。以藩弟子。自幼伴友。既長。日夜在側。相俱讀書。約三四年。述齋一旦自謂。我久

攻漢唐之學。訓詁瑣屑可厭。今將本宋說以成一家言。乃斟酌朱子八書訓。又編著齋魯韓詩說。經義叢說若干卷。當時述齋英氣勃勃。不肯屈下人。獨有澁井太室者。稱林門高足。述齋一見心服。遂執贄師事之。又泛為布衣交。以詞藝相來往者。無慮十數人。

方寬政之初。幕府新政。而述齋之名上達。蓋將有用。會林祭酒簡順卒。無嗣。特旨抽述齋承其後。事出不意。述齋上狀懇辭再三。不允。於是幡然作。時年二十六。

述齋之出也。首上言。請敕建國學。以崇文教。立造士法。三年試業。舉其俊雋。以充國家之用。見允。往時昌平坂聖廟屬林氏私學。至此述齋并地與廟。納之。因承旨開拓區域。改營聖廟。建黌館寮。區上下。以增益官私生員。妙選司業。置屬吏。規模弘大。制度森嚴。學政於是乎舉。以至於後弗替。述齋時謂。掌公學者。教亦不得不公。其同趨向。一道德。概當以宋學為唱。盡屏舊撰。不復用。

文化辛未。朝鮮入聘。例延使者於江戶。而今則有旨受聘於津島。於是創為新儀。多自述齋之議而定。

述齋乃與其行。竣事而復命。是際大將軍眷注益厚。臺閣諸老亦惟之詢。而述齋夙夜密勿。奏疏劄子。手不停筆。其所以獻替而翊贊之者。蓋不少。閱二十餘年。諸老遞謝。賢否不一。文政以後漸不如昔。然有大疑之難決。大事之難處。則議必及。猶前時也。至於大小侯國。其主若老臣。請覲見入社。就謀國事者。不翅什佰。如巖村藩。則細大治務。尤盡與聞。且遠近來登門籍者。千有餘人。其間處士成業。第仕各國。亦不下數十人。則述齋之德澤普及藩國。亦可知矣。

述齋為人度量恢豁。能容物好施與。臨事明決。無留滯。其所謀議。率出入意表。又有胆氣。當天下大計。則直言讜論。敢與權要抗。第推誠入人腹中。故不象然對。最善藻鑑。愛人才。又能赴緩急。解紛糾。是以人益依賴焉。與述齋締交。稱為知己者。皆一世人豪。而尤與白河侯樂翁。堀田侯水月。相膠漆。殆四十年。如一日。

平生好林泉。身在仕途不得如意。因拓隣地為園。姑寄雅尚。又真別墅。其在谷中者。園名賜春。在櫛川者。園名錫秋。其餘就同族子弟園內。亦各有遊適。

近世先哲叢書卷之一
所。每小暇輒命駕欣然忘羈絆之在身。其於草樹。愛芭蕉。少時自呼蕉隱。後名軒亦以此。又恒嗜管絃。每佳節令辰。必會友侶子弟。合奏。因名其所居。曰陶寫軒。至病篤。猶命子弟。隔壁合奏。聽之。其襟度概如此。

至撰著。則官撰編集諸書。為最致意者。曰寶記。曰朝野舊聞。曰史料。曰武家名目。曰地誌。合凡數千百卷。編摩選人所長分屬之。而纂述體例與原書藍本之取舍。皆出於其獨裁。又嘗裒集漢上佚書存於我者十七種。活字刷印。名曰佚存叢書。後傳播

漢上。

述齋雖善文詩。不屑以此擅長。故應酬文字。率不留稿。而韻語及倭歌小品。出於一時遊戲者。遺於子弟門人之所錄耳。嘗有言曰。大丈夫心事宜明白爽快。居官者。尤宜勿失公正二字。學問之道無他。本諸誠意。以植其休。推之事業。以宏其用。若夫文藝詞翰。殊其餘業。由是知其終身之所期待。不特在區區文儒也。

天保戊戌年七十一。以老病。乞解兩殿侍講。及學事。幕府聽其乞。猶參預機務如故。居三年。宿病纏綿。

強起視事。入夏。水証劇發。屆季夏。益劇。自知其不起。至念一日。召一齋遺託後事。爾後彌留數日。召嗣子樞宇。遺命各數條。又取疏劄諸稿。悉焚之。又謂一齋曰。聞幕政一新。黜陟皆當。寬政之舊可復。吾及未暇聞之。無復遺恨。我有七兒。晝夜看護。不離左右。是亦人生之福。今唯澄慮息念。以俟斃耳。至十四日。沒於陶寫軒。享年七十四。葬於城西牛籠墳莊。其在時。以快烈自擬。因謚之曰快烈府君。述齋秦職。凡四十九年。其被寵異。終始不渝。家秩原上五百石。至述齋。前後增秩。為三千五百石。歲給

合一千二百金。特旨進班。亞本城留守。大將軍聞病革。俾內臣簡問。誠為末路之榮。蓋自述齋之入繼。班秩迥出於家祖數世之上。稱曰中興。猶歎也。述齋得男。女子各九。長曰光。先歿。次曰輝。次曰煌。號樞宇。曰耀。出嗣烏居氏。曰燦。嗣坂井氏。曰輝。號復齋。曰濶。嗣小倉氏。曰規。嗣依田氏。又養孫烏居枕為子。嗣伊丹氏。合內外孫曾。凡一百六十五人。述齋自幼好詩。十八歲時。限一夜作百律。既長。與詩人木口皞齋訂交。唱和。晚年渾化。益超妙。自成一家。有家園。漫吟。遷上渙。謠。西郊牧笛。谷口樵唱。谷

口集古等。

述齋十一二時每過傍近花市。必轎行。一日出門數百步。卸轎徒行。左右勸轎。不肯。既歸。左右問。今日何以不轎乎。述齋笑曰。轎夫中有一老人。為輕其任耳。左右皆驚嘆。

韓人來聘。述齋奉命赴對馬也。渡海時。令貯酒數樽。人不知其故。既而事訖。解纜就歸時。風浪驟興。風逆。舟人極苦。述齋乃自倒酒樽。以鎗鏃撞破其底。手自以飯扼斟之。飲舟人。舟人於是氣力一倍。我船獨先達於唐津。他船則後數十里云。

述齋猶在岩邑藩。從與一齋西遊。乃與詩曰。三尺凝霜識者稀。終教紫氣斗邊微。風雨何時開匣去。延平津畔化龍飛。并貺遊學資若干。一齋抵浪華居半年。然數有鄉信。而決歸。述齋又與詩曰。聞君客迹自濃藩。目擊俱欣吾道存。累旬未極新知樂。歸路俄驚遠別魂。世故易搥双白眼。詞場且對一青樽。妙年將任斯文責。何日遊踪再及門。

述齋嘗訪一齋。携一行厨示之曰。此物吾子記否。一齋不記。述齋乃曰。此物係伯氏騎行玉川時。所佩者。鉢訖。活畜香魚於此厨。并見貺。時吾子七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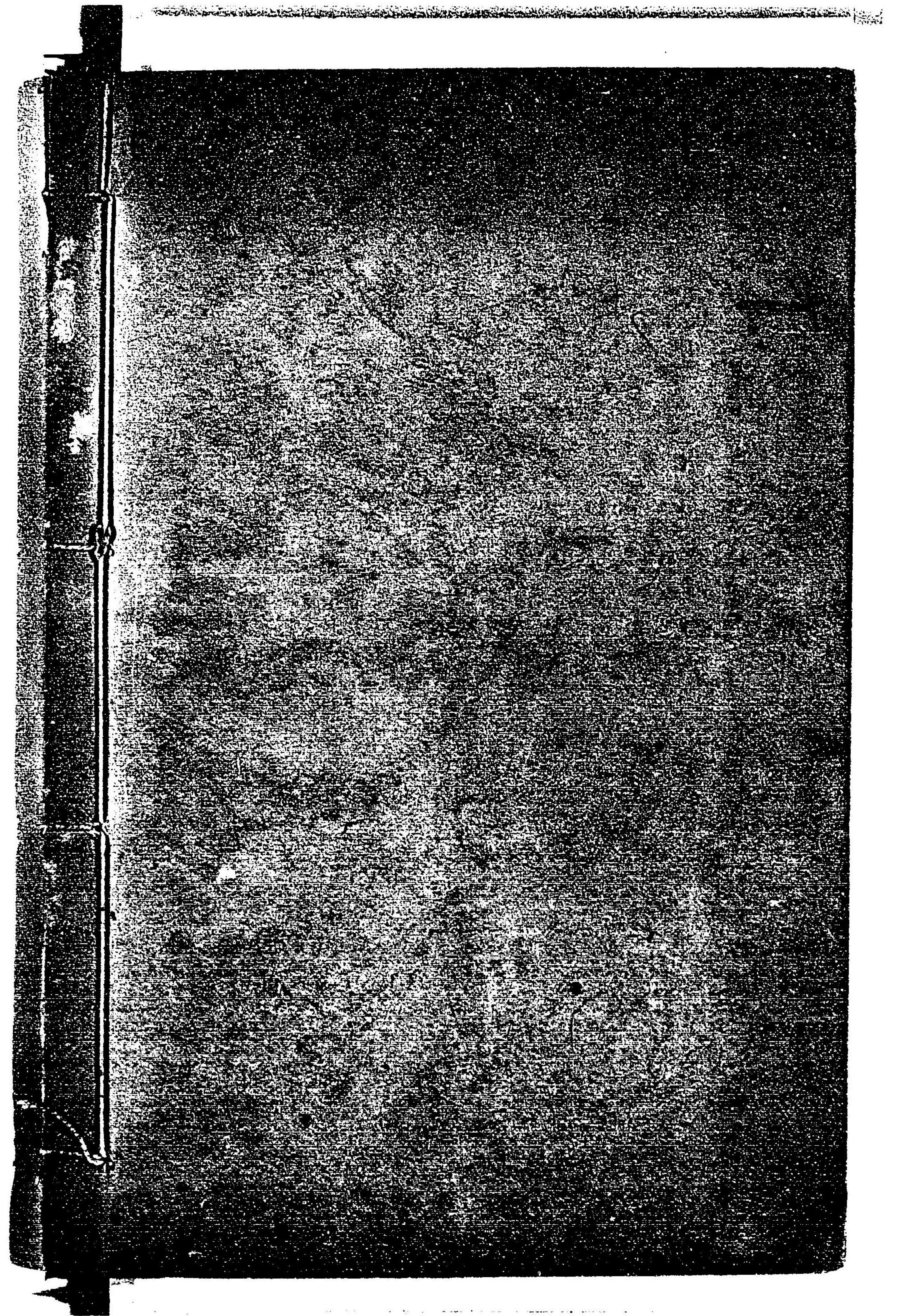
近世先哲叢書卷之一
來翫弄香魚。余叱之。吾子時余之。竊來拈香魚。盡殺之。余怒。拳打吾子。吾子泣號。幼時如此。今則道學先生也。一笑。一齋聽之亦噱然。

述齋憫恤之心。借蕪他人。至老婆少女。若瞽盲。無不感息。但於強壯而遊惰者。則嚴加苛責。不少假。

述齋嘗曰。男兒做事。宜明決爽快。勿為趑趄依靠。又曰。人不可無渾厚處。不可無決斷處。又曰。人道敬上愛下。只是一誠。無不可事之君父。無不可使之臣子。

述齋在對州。與書於人曰。吾此役。有三可怖。山陰道蝮蛇。山陽道風尤。韓人膳羞。是也。外此則千仞之峰。萬里之海。無一足動心者矣。韓人調理。羶臭可厭。故以此為戲。述齋壯時豪邁。蓋如此。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上終



004275-001-8

121.3-M354#(2)

近世先哲叢談

松村 操/著

M31

ACE-0687



121.3
M354#
(2)